

3. 《消失的陳皮味》

童年記憶的底色裏，總有一縷陳皮氤氳繚繞——不是在商場貨架上的單薄空氣，而是混雜著紙皮的清爽、米香、醬油和肥皂香味，是陳皮叔從玻璃罐拿出的人情味。

「老友雜貨店」，大大的招牌高掛在店舖之上，這間雜貨店真的是「老字號」，幾十年來都屹立不倒，它可以說是陪我成長到的「老友」。雜貨店雖然較小，木質的貨架都被歲月磨得發亮，但是貨品卻樣樣俱全且物價低廉，整間店舖都瀰漫著醬油的鹹香、洗髮露的淡香和鹹魚香，不過這些香味，都不及老闆玻璃罐中的陳皮香。

這裏的老闆，我們都稱他為「陳皮叔」，可以這樣說，這個世上沒有人比他還要愛吃陳皮。他平日最愛的，就是坐在他的老藤椅上，一邊拿著他的蒲扇乘涼，一邊品嚐他最愛的老年陳皮。

陳皮叔愛陳皮是人人皆知的事，他衣領口袋裡永遠揣著兩瓣，閒下來就含一瓣在嘴裡，皺著的眉頭都會鬆展些。但他更愛把這份香分給街坊。自從雜貨店開張以後，我和媽媽就成為了老顧客，基本上每天我們都會買一些日用品。「老闆我要這個。」我假裝成人的語氣說。「好嘞。」老闆手法純熟地包好，轉頭就掀開玻璃罐，用竹夾夾兩瓣陳皮遞給我，「小朋友請你吃，潤喉又開胃，讀書才有力氣」。放學路過的孩童，只要扒著門縫往店裡望，他都會招招手讓進來，從臘黃的玻璃罐裡捏一瓣陳皮塞在孩子手裡，看著孩子蹦蹦跳跳跑開，自己也笑得眼角皺成花。以前的我還以為他只是會請小朋友吃陳皮乾，自從我每天都跟著媽媽去雜貨店後，我才知道原來他還會免費送陳皮乾給每一位顧客，明明不是大減價的季節，他還會繼續打折給街坊。當時的我很不解，心生疑竇地暗忖：明明雜貨店已門可羅雀，這樣做不會虧本嗎？這老闆真的不懂做生意。

我跟著媽媽日日往店裡跑，漸漸成了雜貨店的「常客」，連陳皮叔都會提前留幾瓣曬得特別透的陳皮給我。那時我最愛蹲在陳皮叔的藤椅旁玩玻璃珠，有時玩著玩著就忘了時間，直到媽媽喊我回家吃飯才捨得走。鼻端永遠滿是雜貨的紙味、肥皂的清香，還有陳皮叔袖口飄來的淡淡陳香——那味道不濃烈，卻像陽光曬過的棉被般，暖得讓人安心。記得有次我不小心把玻璃珠滾到貨架底，陳皮叔立馬放下蒲扇，趴在地上陪我一起找，他的手掌粗糙，指尖還沾著點陳皮的碎屑，摸到玻璃珠時，他笑著遞給我說：「小心啊！唔好磕到頭！」這段回憶也算是照亮了我的童年。

陳皮叔拍拍衣服的塵埃，便立馬撤回老闆的狀態，「歡迎光臨」老闆高聲大說，認真一看原來住在我隔壁的張婆婆，她把米放在櫃檯前，誰不知她摸遍口袋才發現忘帶錢，臉上頓時湧現慌色，連忙擺手說：「哎呀，真的老糊塗了，我現在回去取錢。」陳皮叔起身攔住他，揮揮蒲扇笑著說：「下次一齊畀啦！街坊唔駛計咁清。」

這時我的疑惑再次油然而生，張婆婆走了之後，懵懂的我便瞥向老闆，語帶疑惑地問：「陳皮叔叔，為什麼你經常請我們吃陳皮，這樣做不會虧本嗎？街坊又可以下次才給錢，難道你不怕她之後會不給錢嗎？」陳皮叔聞言放下蒲扇，輕輕捏了捏我的臉頰說我是小少傻瓜，張婆婆是老街坊，怎會不給錢呢，老街坊就是要互相信任。」說完後的老闆，又笑著遞給我陳皮吃。此刻，整間店舖又瀰漫著陳皮氤氳，當時的我不懂，以為這是單純的氣味，但其實當中更蘊含著人情味。

這樣的日子伴著陳皮香過了一年又一年，我從那個背著小書包的小學生，長成了初中生，雜貨店的木貨架添了些新的劃痕，陳皮叔的藤椅也多了道裂紋，連他頭上的白髮都比從前多了些，可那罐陳皮的香氣、街坊間的溫情，始終沒變。

直到初三那年的秋天，巷口突然開了家二十四小時便利店，亮著冷白的燈光，貨架擺得整整齊齊，條分縷折，付款方式全是自動化，充滿著對人與人之間的不信任。掃碼付款機「嘀」一聲就能完成交易，快得讓人來不及多說一句話。起初還有街坊念著舊，依舊往雜貨店跑，陳皮叔也會多夾兩瓣陳皮塞給大家，可漸漸的，有人嫌雜貨店「找零麻煩」，有人覺得「商品沒那麼多花樣」，店裡的客人變得更加少。

我最後一次去雜貨店，是某個週末的下午，天空飄著細雨，巷裡的石板路有點濕滑。推開木門時，「吱呀」的響聲比從前更沈悶，陳皮叔依舊坐在藤椅上，只是玻璃罐裡的陳皮少了大半，他沒搖蒲扇，只是望著空落落的貨架發呆，眼角的皺紋看起來比平時深了些。見我進來，他愣了一下，隨即露出笑臉，緩緩掀開玻璃罐，夾了瓣陳皮遞我，「年輕人學業忙，好久沒來了，這瓣陳皮曬得透，你試下」。那瓣陳皮含在嘴裡，還是熟悉的陳香，可我卻嘗出了幾分澀，像心裡被什麼東西揪著，有點難受。我沒多留，買了包鹽就走了，推門時回頭看了一眼，陳皮叔還坐在藤椅上，望著我的方向，燈光打在他身上，顯得有點孤單。

沒過多久，雜貨店的鐵閘就徹底上了鎖，紅色的「旺鋪轉讓」貼在門上，風吹過，鐵閘發出啞當的輕響，像是在為消散的溫情嘆氣。後來那間店換了幾任老闆，先是開了家服裝店，沒幾個月就關門了，後來又開了便利店，裡面擺著明亮的桌椅，再也不見從前的木貨架和藤椅，那份陳皮香也消失得無影無蹤，便利店的眼光徹底蓋過了原本雜貨店的暖黃燈，冷漠得令人刺眼。

如今我偶爾還會在商場買包裝精緻的陳皮，有的是禮盒裝，價錢比從前貴了不少，可放進嘴裡，總少了點什麼。不是味道不夠醇，是沒有那混著米香、談笑聲的暖意，沒有那「隨手遞一瓣」的熟稔，沒有那藏在陳香裡的、人與人之間最質樸的聯結。有次路過從前的老巷，看見奶茶店裡的年輕人埋頭玩著手機，掃碼付款後就匆匆離開，沒人多說一句話，我突然想起從前的雜貨店，想起陳皮叔的藤椅、蒲扇，還有那罐漫著氤氳的陳皮。

原來我念念不忘的，從來不是陳皮本身，是那縷裹著人情味的陳皮香，從前街坊們在雜貨店裡談笑的時光，變成了便利店裡匆匆的腳步，陳皮叔那罐浸著人情的陳皮，換成了包裝精緻卻沒溫度的商品，連從前「見面就想嘮兩句」的親近，也被現代化的快捷衝淡——人與人之間的距離好像近了，掃碼就能完成交易，可心與心的聯結卻遠了，人們之間也不值得信任，再也尋不回從前那種「你信我、我信你」的溫暖，只留下滿街冷冰冰的機器聲，和一段藏在陳皮香裡、再也回不去的舊時光。

那縷陳皮香最終消散在風中，可他留在記憶裏的溫暖從沒變過，成為我記憶裏的一個標記——它讓我記得曾有一種信任不用簽字畫押，曾有一種溫情不用刻意經營，曾有一個老闆，會用一瓣陳皮，把街坊的日子都熬得甜甜，把我一整個童年照亮了。而這些是再先進的機器，也換不回來的舊時光。